

# 「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創所六十週年座談會」紀實

周維朋 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助理

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（以下簡稱近史所）為慶祝創所六十週年，於民國 104 年 3 月 6 日下午三點，假近史所檔案館舉行座談會，當天與會貴賓雲集，共同慶賀近史所成立一甲子。近史所所長黃克武先生首先發表引言，細數近史所成立初期歷史，隨即播放世界各地學者祝賀近史所所慶的影片。學者們回憶與近史所的淵源，一致認為近史所是全世界研究中國近代史最好，資源最豐富的地方，感謝近史所對其研究工作的協助，並表達祝賀之意。

黃克武所長表示，近史所歷經白色恐怖、政治上充滿禁忌的年代，到現在擁有最充分的學術自由，可以從事各方面百無禁忌的研究工作，這是近史所能有今天的成就，最重要的因素之一。今後近史所將秉持「史



黃克武所長致詞（攝影／林東璟）

料乃天下之公器」的想法，盡可能開放館藏資料，提供給全世界的朋友使用。

接著在全體貴賓合唱生日快樂歌的歡樂歌聲中，由黃克武所長代表近史所切下所慶蛋糕，隨後展開座談。以下是座談會議發言內容：

## 黃克武所長引言

各位老前輩、各位同仁、各位朋友，首先本人謹代表近史所，歡迎大家參加這一次中研院近史所成立六十週年的座談會。近史所的歷史大家可能比我熟悉，我在這裡簡單跟大家報告本所成立的過程，民國44年2月1日，中研院近史所正式成立籌備處，當時暫借臺灣大學中英文教會幾間辦公室辦公，同年4月18日，遷到臺北市雲和街47號辦公，在座可能有好幾位老同仁都在雲和街待過。

民國44年10月11日，本籌備處從臺北雲和街搬到南港，首先借用史語所二樓辦公室辦公。45年2月29日成立一間小圖書室，46年第一棟辦公大樓落成，是一棟二樓的平房，位於現在研究大樓所在處，我們稱之為「A棟」，是本所第一棟辦公大樓。之後，又陸續蓋了B、C二棟建築。79年，A棟辦公室改建為目前的研究大樓，三年後正式啟用。圖書館則於69年動工，74年落成，命名為「郭廷以圖書館」。77年，本所檔案館興建完成，同年，經院方核

准正式設館。87年，胡適紀念館納入本所編制。這是本所成立後大致上的發展過程。

我是民國74年來到的近史所，還記得一來到所裡就發了兩本書，一本是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三十年史稿》，一本是《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大事紀要》。當時所裡剛辦完三十大壽，轉眼間，我在近史所待了三十年，還記得我來的時候才二十幾歲，時間過得真是非常快。過去三十年，我們很高興看到近史所逐日成長，今年邁入六十週年，六十是花甲之年，也代表近史所的重新開始。

事實上，我們從去年就開始慶祝本所六十週年，從8月11日到13日，舉辦了規模非常大，有三、四百人參加的「全球視野下的中國近代史研究」國際學術研討會。同時，為了慶祝六十週年，我們也策動全所同仁，辦了相當多活動，最重要的活動在大家今天拿到的袋子裡面，我們出版了一套《近史所一甲子——同仁憶往錄》。這幾乎是全所同仁一同參與進行口述歷史，裡面有所裡的老前輩同仁，或接受口述訪問，或自己撰寫，有關近史所的經歷，做為我們六十週年小小的紀念。另外在袋子裡還有關於同仁的著作目錄、本所的簡介，以及一些小小的紀念品。我們還特別邀約全世界跟近史所相關的朋友，給予本所建議與祝福，我特別感謝巫仁恕先生為這個計畫盡了很多心力，把來自世界各地學者的祝賀編輯成一段大概三、四十分鐘的影片，等一下請大家一起欣賞。

近史所成立六十週年以來，已經從規模比較小的所，慢慢茁壯成長，成為全世界中國近代史，或是近代史研究的重心。六十週年之後，我們會繼續茁壯成長，也歡迎大家在七十年、八十年、九十年、一百年的時候，再跟我們一起來慶祝。

## 王汎森副院長致詞

黃所長、各位近代史的前輩、各位近史所同仁、各位貴賓，今天能有機會來參加近史所創所六十週年座談會，代表院長向各位致意，感到很榮幸。

中央研究院代理院長朱家驊先生於民國44年倡議在中研院增設近代史研究所，歷經六十年的春秋，近史所已經蔚為大國，枝繁葉茂，此時此刻，也讓我們對近史所未來花開滿園的遠景，滿心期待。

近史所經過十年籌備才正式成所，由籌備主任郭廷以先生擔任首任所長，其次歷經



王汎森副院長致賀詞（攝影／林東璟）

梁敬錫先生、王聿均先生、呂實強先生、張玉法先生、陳三井先生、呂芳上先生、陳永發先生，還有現任的黃克武先生等九任所長的領導，研究實力堅強，目前有三十六位研究同仁，研究體制完備，包括檔案館、圖書館及胡適紀念館等單位。在整體規模上，已經是中研院人文組排名第二的大所，值得慶賀。

最近我有機會詳細拜讀郭廷以先生的日記，對當年籌備近史所的艱苦精神，體悟甚多。郭先生的日記當然不是非常詳細，但是我覺得他的字裡行間，透露了他對當時國內外近代史研究的反省，可以感覺到他對當時國外近代史研究過度重視理論、史料不足的傾向，深感憂心。

所以他在籌備之初就已經強調，必須依循史學的基本研究規範，從蒐羅整理史料入手，要求同仁「先從事於史料的整理編纂」，認為循此而行，乃為「深具意義的準備工作」，藉此基本訓練，使近代史研究的青年世代可以得到「較多的機會，接觸原始文獻，瞭解其性質，熟悉其運用」（郭廷以，〈緣起小誌〉，《中研院近史所集刊》，創刊號，民國58年8月）。郭先生及他所領導的近史所，長期以來都遵循這個原則，在很短的時間內就出版了一批很有價值的專書，還有史料集等，使得近史所在近代史研究中有「南港學派」之稱。

然而近史所的史學實踐，不只秉持史學研究的傳統跟基礎，更是跟當代的社會、人

文、世界的關懷，未曾須臾或離。郭廷以先生一直注意中國近代化的問題，他在〈中國近代化的延誤——兼論早期中英關係的性質〉裡面提到：

百年以來，中國民族亦已逐漸知道其應當努力的方向——近代化。可惜著手既屬太遲，方案又欠正確，落後的路程復過分遙遠。

我個人認為，這是他對時代的關照，而七十年代近史所同仁組織的中國現代化的區域性研究及其計畫，一方面是呼應當時世界學術的風潮，從某一方面來說，也是對郭先生所關心的現實問題的回應。

過去六十年，近史所積累了許多研究成果，包括出版專刊 99 種，會議論文 39 種，資料彙編 20 種，史料叢刊 53 種，口述歷史訪問 96 種，名人日記 8 種，另外出版了三種非常有地位的刊物——《近史所集刊》、《近代中國婦女史研究》、《口述歷史》等，我稍微推估一下，以冊數來講，有四、五百本，這是一份得來不易的成績。參與過編輯工作的人都知道，編一本書是非常辛苦的。近年來，隨著數位化的風潮，近史所已致力於檔案資料的數位化，建置各種資料庫，提供網上瀏覽使用。當前近史所同仁組織的婦女與性別史研究、知識史研究、城市史研究、胡適研究、蔣介石研究、東亞區域研究，及西學與中國研究等七個研究群，結

合所內外同仁，希望針對近代史若干重大議題，集中資源，有長期而深入的研究，顯然也跟時代風尚交相共感。

整體而言，我跟許多人都有共同的想法：近史所在學術界享有很崇高的地位。古人說六十年是一個甲子，這也代表新的時代的開端，我相信近史所將來一定可以開拓更寬廣的學術空間，再創新局。

最後我要回憶一件個人經歷。當年從臺大畢業後，我希望有機會到中研院服務，史語所和近史所都是我的選擇。當時中研院名額很緊，我託近史所一位同仁打聽有沒有機會，近史所剛好沒有缺，另一方面史語所又有積極的表示，我就進了史語所。不過我個人的研究始終跨兩邊，所以今天能來參加這場盛會感到一份特殊的親切感。

「周雖舊邦，其命維新」，近史所六十歲了，在近代學術機構裡算是「舊邦」了——近代中國有很多機構一、二十年就消失了，但是我們更希望它「其命維新」，希望近史所同仁能夠和衷共濟，關注重大問題，努力做「南港學派」，努力向世界近代史研究的第一邁進。謝謝各位。

## 張朋園先生發言（中研院近史所退休研究員）

我最想講的一句話是，感謝近史所！

近史所今天是六十大壽，我跟著近史所是五十五年，退休到今天已經是第十九個年



與會來賓，左起：張朋園、呂士朋、張存武、陳三井（攝影／周以立）

頭，我退而不休，是近史所給了我一個很好的環境，讓我能夠每天回到舊時的研究室。十九年來，我做了一些事情，還做了一些研究，最近也寫了一本小書，不過這本小書是不是能過關，還不知道。所以我非常感謝近史所，我雖然老，但還是跟年輕人打成一片，我向他們請教，寫出來的東西，請他們替我看，我非常非常地感謝。

我們這個環境實在太好了，我每天上午來兩個小時，下午來三個小時，下午來得比較晚，三點鐘來，六點鐘走。我走的時候，像冬天，天色已經黑了，看不見路了，我特地繞著近史所轉一圈，看到每個窗口都還亮著，我說我們年輕的同事比我們這些年老的資深同仁的還用功，六點鐘該下班了，還沒下班。我是因為上班太晚，所以走得晚一點，他們早上七點鐘就來了，晚上六點鐘還沒走，所以我感覺近史所實在是一個很好的

研究環境，而且有一批菁英分子在這個地方夜以繼日地鑽研歷史，讓人與有榮焉。

我看了昨天發下來的同仁著作目錄，琳瑯滿目，感覺到生生不息的氣氛，在近史所實在是令人感動。我深受其好處，所以我今天特別在此說一聲：「感謝大家，感謝近史所給我們這個很好的環境，謝謝！」

## 陸寶千先生發言（中研院近史所退休研究員）

我今年九十一歲，但是進本所，很遲很遲才來，我跟呂實強先生是同班同學，他已經當研究員了，我方進來當臨時人員，所以很遲，差得很遠。為什麼差這麼遠呢？運氣不好吧！

我是師範大學畢業的，師範大學從開始到我為止，畢業生中第一個有著作出版的就是我，沒有一個人比我更早，那本書到現在（《中國史地綜論》，臺北：廣文書局，民國 52 年 8 月）我認為還不錯。以後我也不停地寫，一直到現在我還在寫，最近按中國歷代正史的體裁寫「中華民國史記初編」，大概已經完成五十多篇傳，今天開始寫蔣公傳，寫到了中原大戰。我想我應當可以把這本書完成，先把傳寫完，然後再寫其他。

我家在長江附近，小時候親耳聽見一二八事變日軍攻擊上海的砲聲，我是在這個氣氛中長大的，那一年我小學三年級，所以我可以感覺到這個時代。我看到很多人寫

共產黨的歷史，有一個問題答案沒寫出來，為什麼國民黨要反共？為什麼當時一般老百姓要反共，我們很多同仁為什麼要跑到臺灣來？為什麼不留在大陸？這個問題沒有寫出來。

現在我每天寫一點，前面寫本紀，後面寫分紀，主要是參考郭（廷以）老師東西，郭先生的《近代中國史事日誌》與《中華民國史事日誌》那兩本寫得非常好，一般人盲目地編民國歷史，沒有重心地編，差得很遠。我希望能夠為民國史繼續寫下去。

## 呂士朋先生發言（東海大學歷史學系榮譽教授）

黃所長，各位同仁，我叫呂士朋，我離開近代史研究所已經五十七年，開創前三年，我是參加在裡面的，所謂「雲和街時代」，今天就剩我一個人。另外有一位李國祁先生，現在已經隱居了，而呂實強兄也已經過世了，還有一位年紀比我們長一、二歲，臺大政治系，叫賀凌虛，這些現在大家可能都不曉得了。

當時我們有所謂「一等公」，就是郭所長，以及師大的陶正譽教授、臺大的張貴永教授、東海的楊紹震教授，早期為什麼可以拉到這些人呢？講起來我們郭所長實在是受了很多辛苦，因為一開辦，最早杯葛近史所的，不好意思，就是史語所，不過還好郭所長後來找到美援，這個美援是一位美國朋

友，叫饒大衛 (David N. Rowe)，知道的人大概不太多了，這是早期幫我們的忙。當時做的工作就是道光、咸豐、同治三朝夷務始末的縮影，我做的部分是咸豐朝。

早期近史所成立的時候是慘澹經營，郭先生受很多委屈，首先的委屈來自史語所，後來郭先生撐住了，而且從饒大衛那裡拿到了美援，沒有用院裡的錢，都是自己找錢，所以講起來滿辛苦的。早期在臺大圖書館後樓，兩間借來的辦公室，後來臺大趕我們，所以就在雲和街租了兩間房子。之後越來越有樣子了，饒大衛的美援幫忙不少，有了錢，也做出成績，阻撓慢慢就沒有了。所以近史所一直在艱苦中經營，但是憑著郭先生的學術成就及聲望，以及他跟國外的關係，最後終於站住了。

我個人很不好意思，近史所剛剛站穩的時候，我離開了，被東海大學拉去。講起來非常慚愧，為什麼要離開近史所，到東海大學去？是待遇的問題，我在近史所拿 680 塊錢，到東海 1400 塊錢，那時臺大的教授只有 1000 塊錢，所以東海待遇好，實在講，我這是「貪財」！可是也沒辦法，因為當時我跟太太結婚，家裡還有一個老母親，要維持兩個家庭，680 塊錢是養不活的，1400 塊錢可以了。我的女兒是早期自費出國的，當然她也很爭氣，在美國成就很大，目前在美國亞特蘭大一家電腦公司擔任高級工程師，一個女孩子，在美國南方，又不是白種人，能夠站得住，嚴格講，還是要有一點本領

的，她背後主要是有我這個老爸，這個老爸就是因為東海有一份很好的薪水，這是非常重要的事。

講到這一段，我很想念郭所長，郭所長對我尤其有恩情。我在近史所的時候，遇到白色恐怖，調查局把我找去，關了幾個月，後來沒有事，放出來了。郭先生很了不起，當時人事單位說，有問題的人不能留在身邊，郭先生說：「我了解一下。」我後來才聽說，他為我這件事情，直接問蔣經國先生，經國先生大概查一查，說：「沒問題，你用好了！」所以後來他才讓我又恢復助理員的職務。想到這一點，郭先生不僅是我的老師，是我的長官，也是我的恩人！在這裡紀念他，心裡非常感慨，也非常的謝謝，尤其看到今天近史所這樣的繁榮，這樣的規模，心裡不僅感慨，也感謝，謝謝諸位。

## 陳三井先生發言（中研院近史所退休研究員）

六十年一甲子，真的是一個新的里程碑，值得慶祝，應該大書特書。我參與四十年，前十年尚未趕上，後十年已退休。我非常感謝所裡的同仁籌備這次座談會，做得非常好。我要說的第一點是，南港中央研究院，誠如剛才許多嘉賓講的，有三大優點，第一是人才濟濟；第二是資料 (resource) 豐富；第三是我們的學風非常自由，可以說全世界包括美國、歐洲、日本，以及大陸，

很少能找到研究環境這麼好的地方，把理工、生命科學跟人文科學都放在一起的研究院。我們現在憑一卡就可以在人文組通關借書，如魚得水，非常方便，這是別處絕無僅有南港得天獨厚的特色。如果時光能夠倒流的話，我很願意從助理員開始，從頭再做一遍。

第二點我要特別提到，有一位校長講過，大學除了大樓之外，還要有大師，談到這一點，剛剛在影片中已經介紹過，我們從一棟兩層樓的老房子，到現在有五棟大樓，這是不容易的事情。我們的大樓是自己蓋起來的，也就是說歷任所長爭取來的，我們的圖書館是王聿均先生做所長的時候擬訂的計畫，後來呂（實強）所長把它完成。我們的檔案館，是呂實強所長向吳大猷院長說：「少林寺需要有一座藏經閣。」所以爭取了預算，在張玉法所長任內完工。

張玉法所長要卸任的前後，正好趕上臺灣經濟起飛，院內有五年計畫，那時候經費比較充裕，所以爭取蓋了研究大樓，就是現在我們的新研究大樓。那是張玉法所長爭取來的，在座的陶英惠先生擔任主任委員，非常辛苦，在我任內把大樓蓋起來。各位看看，我們蓋的絕對不是紅磚綠瓦，而是別有特色的建築。檔案館像白宮，新大樓很有特色，所以大樓是我們自己蓋的。

另外，近史所的大師也是自己培養的，這些我不必講太多。

我是第六任所長，在憶往錄裡面寫了一

篇〈從接棒到交棒〉，就不多講了。最後，做為近史所的老人，我提出兩句話跟年輕同仁共勉，第一句話「從兼愛到最愛」，意思是我們做研究固然可以興趣廣泛，甚至可以擴大領域，但時間和生命有限，最後一定要有最愛。我舉兩個例子，我最近看楊振寧的傳記，楊振寧在普林斯頓大學拿到博士學位後，在芝加哥大學當講師，他的老師就勸他：「你該結婚了！」包括胡適先生、吳大猷先生紛紛介紹女朋友給他，但是他後來選擇的是杜聿明將軍的女兒杜致禮。他可以同時交往好幾個異性朋友，但是最後他選擇了杜致禮。我們興趣可以廣，但是最後一定要定於一尊，不能夠博愛，最後要找一個終身伴侶。

再舉一個例子，譬如說你在體育方面有天賦，可能什麼都會，排球、籃球、田徑樣樣行，過去師範大學體育系有一位體育健將謝天性，他是田徑國手，田徑非常好，幾乎是十項全能，但是他也愛打排球，是排球國手，打籃球人高馬大也很行，運動天賦非常好。各位如果看網球，當今世界網球男子排名第一是 Novak Djokovic，他在十一歲的時候做了一個選擇，他的父親是滑雪教練，他的姑姑、叔叔都是滑雪高手，他對滑雪很有興趣，但是他最後選擇了網球，因為他也喜歡網球，現在他是世界排名第一。所以，即使你有天賦，若要達到最高的成就，還是要選擇你的最愛。這是我送給大家的第一句話。

另外，我們做研究，年輕時候對什麼都有興趣，興趣非常廣，當然網撒得越廣越深，收穫越大。但是到了六、七十歲收網的時候，便要記得「抓大放小」，不能全部都要。這是我送給同仁的第二句話，相互勉勵，謝謝。

### 陳永發院士發言：

我今天有點感慨，王副院長談到他看郭廷以先生日記的一些感想，從郭先生的日記感受到他做研究時，對現實的關懷。其實當年創所時，主張最力的還有一位是朱家驊先生，他也是因為一些現實的關懷，才覺得要研究歷史。

另外，郭先生在做研究的時候，非常強調史料，有人說他不太談理論。他確實非常重視原始資料，所以創所的時候，幫近史所找到很多材料，外交部的檔案、經濟部的檔案移交給近史所，都是他的遠見。郭先生關懷現實、重視史料、實事求是，這讓我想到一件事情，最近香港中文大學打算再出版一些歷史著作，郭先生的《近代中國史綱》雖然已經出版了二十多年，可是香港還打算重印，重新出版，因為他們覺得這部書在中國大陸上還有很多讀者。

我的意思是說，郭先生的精神、治史方法，他有那樣的特色，所以他的東西到今天還能夠站得住腳，繼續發生影響。剛剛各位提到郭先生創所的過程，我覺得當年郭先生

建立近史所實在太不容易了，在研究方面他也給我們樹立了很好的榜樣。

## 黃克武所長結語

現在剛好是五點，我們的座談會也到了尾聲，很高興剛才陳永發先生談到郭廷以先生的一些想法，在這裡我要特別感謝陸寶千先生，陸先生花了很大的力氣，把郭先生的日記從殘稿裡面慢慢整理出來，一個字一個字的辨識，去年很順利的出版。我自己非常喜歡讀這本日記，因為裡面可以看到近史所早期十年發展的曲折過程，也告訴我們相當多重要的啟示。

在檔案館門口有一間「郭廷以紀念室」，裡面有郭先生的著作跟遺稿等物品。幾年前，我跟張朋園先生一起到北京，把郭先生當年留在他的公子郭涼闔先生住處所有的著作、藏書、殘稿、書信，全部帶回，存放在近史所檔案館。今天是近史所成立六十週年，我們最應該感謝的就是郭廷以先生，他所樹立的規模，他當時所具有的學術眼光，都是我們繼續努力的方向。

## 出版資訊



### 中華民國政府遷臺初期重要史料彙編：蔣經國手札（民國三十九年—五十二年）

編輯：許瑞浩、周美華、廖文碩、陳世局

2015年1月初版

精裝 700 元

本書收錄蔣經國在民國 39 至 49 年以及 52 年的手札，內容包括手條、手函、讀訓心得及家書四大類。這批手札以較為感性的文筆，生動地呈現蔣經國在這段期間處理公私事務的情形，頗能反映蔣經國的行事細節、個人風格以及內心想法，並且勾勒出時代背景，具有第一手史料的珍貴價值。

訂購詳見「國史館出版品訂購處」（頁 291）